

林里



当代中国记者丛书

# 奔波·跋涉·攀登

经济日报出版社

# **奔波·跋涉·攀登**

**林里 著**

**经济日报出版社**

奔·波·跋·涉·攀·登  
BENPOU BASHE PANDENG  
林里 著

---

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  
北京市仰山印刷厂印刷  
850×1168毫米 大32开本 10.8印张 260千字  
1989年10月第1版 1989年10月第1次印刷  
印数：1—1000册

---

ISBN7-80036-186-1/G·22 定价4.60元

## 作 者 介 绍

林里，原名王子恒，河北威县人。1921年12月25日出生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。因是独生子，母亲奋力劳动，供其读书。十五岁外出谋生，到山西太原，经同乡介绍，进入一家商店学徒。这家商店，是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所开办，随即参加革命。抗日战争爆发后，他先在铁路工人游击队当兵，后调地方，从事工人运动。他当过工人抗日救国会的秘书，做过煤矿工会主席。出于工作需要，他执笔书写劳动模范的事迹，也接受记者采访。从此，林里对报纸工作，特别是对新闻记者的工作，发生了兴趣。在抗日战争即将胜利的前夕，林里奉调，下太行山，到河北平原。趁着调动工作的机会，进入《冀南日报》，开始了记者生涯。1947年春天，他又奉命重上太行山，到晋冀鲁豫区中央局机关报《人民日报》。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，《人民日报》晋升为中共中央华北局的机关报，继而升级为中共中央机关报。林里跟着《人民日报》，从太行山到石家庄，又从石家庄到北京，一路当记者。1958年，《人民日报》撤销记者部，林里调广东，先后任《南方日报》副总编辑、《广州日报》总编辑、兼《广州画报》主编等职务。1979年调回北京，主持《市场》报工作，两年后重返《人民日报》记者部，被评为《人民日报》高级记者。此外，他还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首都新闻学会会员，《报告文学》杂志编委。主



要著作有《阿尔巴尼亚纪行》、《我们的塘沽新港》、《第一汽车制造厂印象》。六十年代初，林里随陶铸视察粤西，同另外三位作者，合写了传颂一时的《西行纪谈》一书。此后，他写了以记者生活为题材的小说《新闻记者的日常生活》，在《羊城晚报》上连续发表，引起文艺界和新闻界的重视。近年，他写了《经济特区风云录》一书，三十万字。同时，主编《八十年代通讯特写集》（上、下册），由中国新闻出版社出版。他主编的《广东经济特区报道》和《今日中国》等书，已在香港出版，受到称赞。

## 前　　言

写别人，写惯了，似乎比较容易；写自己，可就难了。最难就难在：我经历了威武雄壮的斗争，却没有丰功伟绩，没有勋章锦旗。

可是——

我也没有虚度年华。——我跟着时代的脚步，奔波，跋涉，攀登，总算没有掉在后面。

个人的命运，同国家的命运紧紧地联结在一起。国家遭殃我受罪，国家兴旺我舒畅。

记者生涯，已是四十五年。虽然几经战乱，却还保存下来一些剪报。偶尔翻翻、看看，也找不到值得骄傲的名篇。——只能说是记录。

记录的是旧世界的灭亡；

记录的是新世界的诞生。

记下的，只不过是应当记录的千万分之一，只不过是汪洋大海中的一滴水。

常言道，透过一滴水，看到全世界。——仅仅是从这种意义上，才选择了剪报中的部分篇章，取名为《奔波·跋涉·攀登》。

我这个记者，完全是时代的赐予。

在一般情况下，记者，起码是个大学生，知识分子，文化人。可我，一没上过大学，二没读过中学，三呢？五年的学生生活，是在我那既贫穷又偏僻的小小村庵的小学度过的。

抗日战争的炮声，震撼了沉睡的大地，我如梦方醒，参加了革命。先在铁路工人游击队当兵，后调地方，做工会工作。我的文

化不高，我周围的人更是可怜，文盲占了绝对多数。因此，每逢开会，总是我做记录。会议完毕，又由我来整理总结，写报告。太行山上有个军火工人，叫甄荣典，诨名炮弹大王。同延安的赵占奎齐名。我把他的事迹记下来，送到报馆。当年的《新华日报》用第一版的整版篇幅登了出来。——我成了业余作者。

实践，不也是一所大学？——我在这所大学里，学政治，学理论，学文化。

太行山上的工人，使我懂得了写作的重要，促使我立志当记者。

太行山上的工人，给了我智慧，给了我力量，给了我勇气；还给了我观察世界，辨别善恶的能力。

\* \* \*

四十年代，是把千百万人的理想变成现实的年代。

我想当记者，结果就真的——1945年9月——到了报社。

我想做一辈子记者，可是，到了五十年代后期，小资产阶级狂热症恶性发作的年月，新闻界冒出个狂人，要办“没有记者的报纸”，要以此“开创无产阶级报刊史的新纪元”。他解散了人民日报的记者部。硬要一批记者改行、转业、当官……我忍痛离开人民日报，做了我所不愿做的地方报的领导。但是，我始终认为，我是一名记者。我始终没有放下记者的笔，直到八十年代的第三个春天，我才重新回到追求终生的记者岗位。

我所以要求回来当记者，是因为记者的功能还没有消失。——听哲学家们说，掌握了必然，就有了自由。我在新闻领域这个自由王国，直到干了四十多年的今天，才有了一点点儿自由，才刚刚跨进自由王国的门槛。我知道，从自由王国的门槛，到自由王国的殿堂，还有相当距离。我将一如既往，马不停蹄地奔波、跋涉、攀登。

有一分热，发一分光。

很幸运，一回到记者岗位，我就到了我国的经济特区。尤其是深圳，样样使我感到新奇。我怀着满腔热情，看这看那，跑上跑下。我喜欢深圳的建设成就，更喜欢建设深圳的人。在我看来，深圳经济特区的许多东西，不仅适用于沿海地区，而且也适用于内地。《羊城剪影》的几篇文章，就是为了说明这个道理。也因为这个缘故，我把特区、半特区的篇章，集中起来，放在这个集子的最前面。这就是第一部。

第二部分，记载的是我国的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时期，是按写作时间顺序排列的。

需要说明的是第二部分的第三组。这一组里所编选的文章，几乎全是在陶铸同志指导、授意，或者命题的情况下写成的。收集在这里，一来是表示对于陶铸同志的衷心感激和深切悼念，二来是“完璧归赵”，算是给陶铸同志的献礼！

读过深圳报道的朋友，问我《深圳见闻》同《西行纪谈》有没有内在联系，我说，有。我想走《西行纪谈》的道路，但是，我没有那么高的水平，没有那么大的气魄，没有那么深厚的功底。初步尝试了一下，试写了几篇，也不知道象不象。当然，象？不象？只能由读者来评判。……就指导思想来说，确实是一脉相承。

正如大家所知道的，《西行纪谈》是在天灾人祸的接连袭击下，谈了些克服困难、救国救民的应急措施。目的是解决人民群众的穿衣吃饭问题。《深圳见闻》是歌颂新时期的新政策，歌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功绩，目的是使全国人民也象深圳那样，迅速过上较为富裕的生活。总而言之，《深圳见闻》和《西行纪谈》一样，以人民的利益为前提，以人民的利益为归宿。

作 者

1989年3月

## 目 录

### 第一部分

工资	( 3 )
效率	( 8 )
物价·货币	( 12 )
以我为主 为我所需	( 17 )
富在前头	( 23 )
全村都是万元户	( 27 )
免税商店	( 31 )
牙科医院	( 34 )
特区大学特殊办	( 38 )
羊城剪影	( 41 )
旅游世界的新天地	( 44 )
白天鹅宾馆启示录	( 49 )
珠海投资办厂第一人	( 52 )
转向内地	( 56 )
王光英在香港	( 60 )
成功比黄金更可贵	( 65 )
为改革者鸣不平	( 69 )
奠基人	( 79 )

---

年轻的特区·年轻的人	( 87 )
多么可爱的年轻人	( 94 )
在美国—深圳之间选择	( 107 )
深圳渔家尽豪雄	( 114 )
时代精神的火花	( 122 )
深圳姑娘的情怀	( 127 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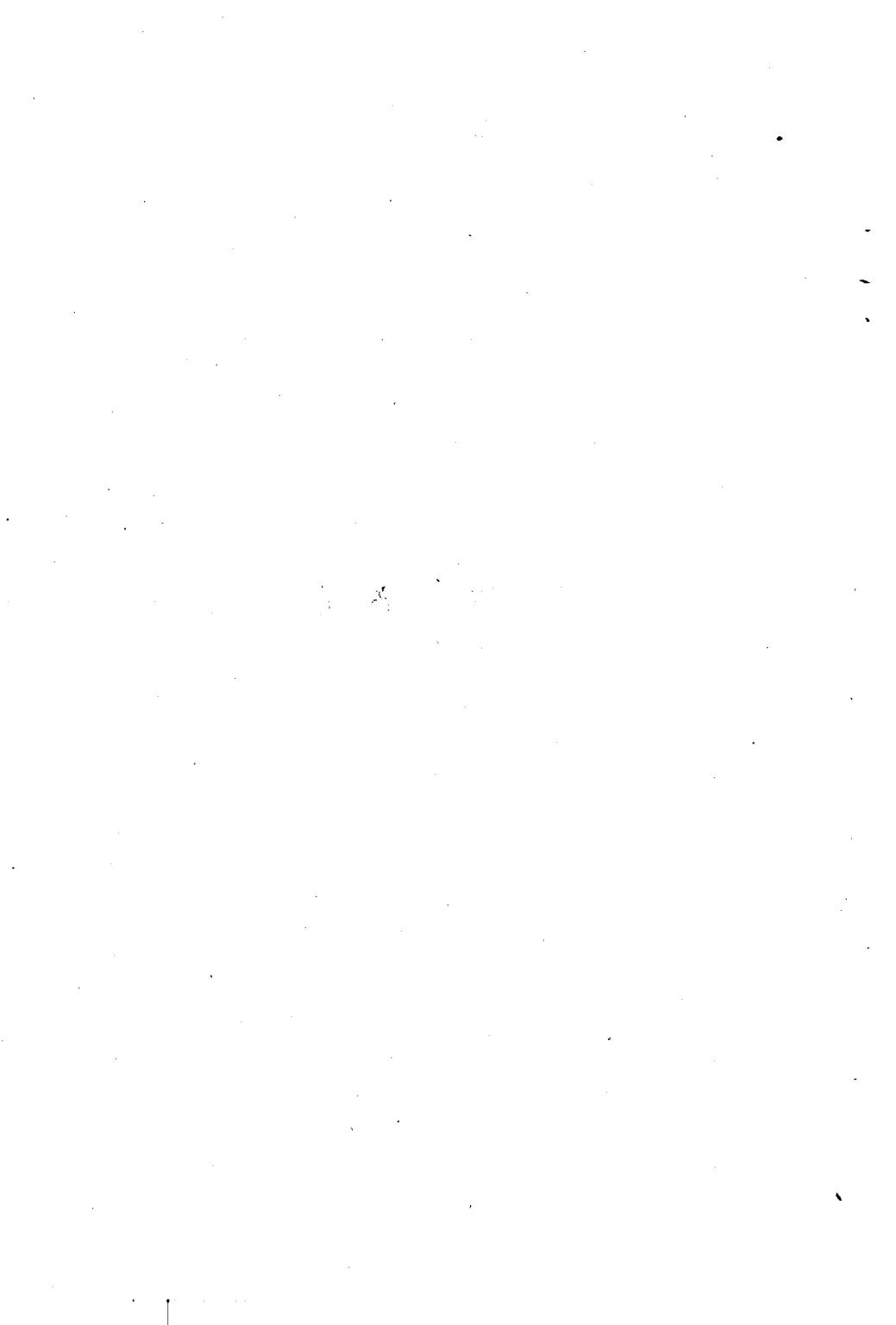
## 第二部分

记住：昨天的人间	( 135 )
开滦漫步	( 142 )
成渝铁路	( 147 )
塘沽新港	( 156 )
女驾驶	( 179 )
潜水工	( 189 )
马厂长	( 196 )
船来的时候	( 213 )
第一个印象	( 221 )
工地上的兵	( 230 )
从战场到工地	( 245 )
原来是汽车司机	( 252 )
海上雄鹰	( 264 )

---

浏阳人民的长工 .....	( 279 )
陈再仁的三面镜子 .....	( 287 )
孙中山先生的家乡——翠亨村 .....	( 290 )
毛泽东同志主办的农讲所旧址 .....	( 295 )
周恩来同志在宣化店 .....	( 302 )
木薯颂 .....	( 310 )
苦楝树 .....	( 313 )
蚕豆篇 .....	( 316 )
瓢虫赞 .....	( 320 )
北方人的怀念 .....	( 324 )
纯真而高尚 .....	( 329 )

# 第一部分



## 工 资

到过深圳经济特区的人，无不为它的工资制度所吸引。

不过，有的惊奇，有的羡慕，还有的呢？把它当作“港化资料”，带回内地，在他们的“自由天地”里窃窃私语。

我到深圳以前，就听说深圳的工资是个秘密，即使最好的朋友，也不会向你吐露真情。至于奖金，那是连夫妻之间都要互相保密的。

其实，事情并没有那么严重。我在稍微接触到工资问题的开头，就感到有个如何看待特区的问题。

深圳是特区，这就要用特区的眼光看特区，用内地框框硬套，很可能把人家的得意之作，看成大逆不道。其次，深圳在开发，深圳在建设，深圳还处于建设时期。深圳的一切，都还在试验。很多事情都还没有走上正规。当然，更谈不到成熟。君不见，直到今天，还有相当多的工厂，在简易厂房里生产，很大一批商店，在临时搭起的门市部里营业。试验嘛，就包含着成功和

失败的两种可能性。事实上，这里的一切，都在成功和失败之间挣扎、搏斗。

深圳的工资确实高，一般比内地高出一倍到两倍。而且，越是工资基数低的人，高出的比例就越大。原因是，基本工资都没有变动，补助部分却一个劲儿地长。今天这个补助，明天那个津贴，名目繁多，举不胜举。光是记个名称，也得一大串。这一来，补助部分超过了基本工资。少者超过一倍，多则超过两倍，或者更多。形成了所谓“低工资，高补贴”。1982年以前，一个部门一个样，没有个统一的章程。1982年开始整顿、改革，力求改变阻碍调动人的积极性的“大锅饭”和“铁饭碗”，力求通过工资制度的改革，开创深圳建设的新局面。

深圳市的友谊餐厅，就是工资制度改革的试点单位之一。

友谊餐厅是1980年7月开张营业的，现有四个餐厅，四个百货商场，职工五百七十九名，是个综合性的大型企业。在工资制度的改革中，他们取消了十种补贴，即：边防补贴、物价补贴、粮差补贴、附加工资、单车补贴、房租水电补贴、清凉饮料费、夜餐费、一般性的医疗费和供养直系亲属的劳保费等。同时，保留了一些暂时不宜取消的补贴，如：出差人员的旅途补助费、节日加班费、非特殊工种需要的加班费、严重慢性病的住院医疗费以及地区差价等。

改革办法是：保留基本工资，另加职务工资和浮动工资。三种工资的比例是：

基本工资 每人每月平均 三十九元二角二分

职务工资 每人每月平均 四十元四角

浮动工资 每人每月平均 八十八元三角八分

职务工资是根据职工现任职务确定的。浮动工资比例最大，占百分之五十二点六，是按工作表现、工作态度和实有成绩评定的。浮动工资的决定因素是完成营业额。不完成营业额，就没有

浮动工资。这就使职员、工人等，人人关心营业额，人人想法完成营业额。超过的部分，另有奖金。在这条措施激励下，友谊餐厅曾经有过一天完成营业额四十万元外汇券的纪录。家用电器售货组，一天售出四千台电风扇，有个售货员，一天卖出去的商品款项，高达十万元外汇券。两个新纪录，都是“大锅饭”时代望尘莫及的。

友谊餐厅的工资制度的改革，体现了尊重技术人员的精神。他们的一级厨师，一级点心师的工资，同总经理的工资相等，都是月薪二百八十元。通过改革，友谊餐厅的全员平均工资，每人每月一百六十八元，比改革前增长百分之十二。可以看出，改革还是初步的，但它起了鼓舞人心、调动个人积极性的作用，也引起了全国各地的广泛注意。他们制定的《工资改革暂行条例》，被内地很多单位拿去参考。

深圳经济特区创办以来，出现了一大批来料加工厂。这些工厂，有原料，就有工做，有钱赚。原料不来，或者来料不足，就停工或半停工，就没有工钱或者减少收入。来料加工厂在深圳最活跃，也最不稳定。工资问题就更是五花八门。1982年以前，来料加工厂的厂长的工资，是按五个计件工人的最高平均数发给，约三百五十元，但不稳定。这就促使他们千方百计找客户，找原料，促使他们在同一个时间，接受几家客户的原料和订货，促使他们向进料加工方向发展。因此，他们非常关心市场，关心产品销售，还从中学到了经商，学会了同资本家谈生意。因为一分钱差价，他们瞪起眼睛，同老板吵嚷半天；然后，再到帝国饭店的宴席上，碰杯、言欢。内地的企业管理者，谁都不会感到当前世界经济危机的威胁，他们却非常敏感，无时无刻不在关注着世界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。经过三年奔波，有的找到了固定客户，有的在进料加工上开辟了门路，部分工厂能够正常运转，可以相对稳定。在这个基础上，罗湖区制订了《工业管理章程》试行草

案。规定来料加工厂的行政管理人员，基本实行浮动工资制。有的在浮动工资基础上，再加职务工资。这样，厂长月薪三百元左右，车间主任二百元上下。工人的工资，平均一百二十元，多的高达三四百元。他们在贯彻按劳取酬、多劳多得的原则上，迈出了可喜的一步！

看来，浮动工资是个好东西。它促使人们兢兢业业干工作，随时随地惩罚懒汉、二流子。什么厉行节约呀，精简机构呀，年年喊，天天叫，就是不见效。在深圳，我跑了那么多工厂、商店，没看见一条这样的标语。但他们的领导班子非常精练，办事效率非常高。这里没有所谓脱产干部，行政管理人员也非常少。一般是一个厂长，一个会计，一个出纳员。二三百人的工厂，也不过六七个行政管理人员。而且都是兼职，或者说都参加劳动。家乐床具厂有个副厂长，还兼职汽车驾驶员和采购员。将近六百名职工的友谊餐厅，行政管理人员只占百分之四点三。……这里没有吃闲饭的。

蛇口工业区集中了二百多名工程技术人员。他们的工资，是在原工资的基础上，先加一点一倍，然后，再加各种补贴，包括全国共有的和特区独有的。有关人士对记者说，原在内地工作的工程技术人员，六十二元工资的，在蛇口是一百六十元到一百八十八元。做出重大贡献，或者成绩特别突出的，则高达二百元以上。

工程技术人员在深圳特区受到的尊重和优待，还表现在其他方面。最棘手的家属进城问题，内地很难解决，特区可以优先照顾。在蛇口，凡是本人申请家属来特区的，都解决了。住房，一个四口之家，通常可以分到三房一厅，也是优先解决。在蛇口的二百多名工程技术人员，来前，多是技术员，现在，半数以上晋升为工程师；剩下的不到一半，正在办理晋级手续。

1982年2月，记者第一次到深圳特区，听规划局介绍情况。